

今日视点

新的时代仍然需要“雷锋”

□晶保

人们学雷锋，不是因为雷锋的偶像性，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真实的道德回归。雷锋作为一个偶像或许在远去，但作为一种精神代名词还将长存。

3月5日的“学雷锋”活动，已延续近50年。雷锋这个名字背后承载的，是几代人的童年、青年、中年甚至晚年故事。

在今年的3月5日即将来临之际，人们又在追寻真正的雷锋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有媒体指出，当年的雷锋其实也有青年对时尚的追求。

毫无疑问，雷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位难得的偶像人物。他“活着”的时间之长，精神感召范围之广，名字之熟稔，在新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可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小人物”，一位偶像化的偶像。

从根本上说，雷锋精神的形成，是当代

中国社会价值重新塑造的需求。雷锋只是恭逢其时的一个典型人物。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路径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并行，道德精神常常遭遇否定，民族经历了大悲大喜，大落大起。道德标准和基本人性都遭遇过重大挑战。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建设年代，雷锋精神的价值回归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养分。

而雷锋精神的本质，今天其实也有很多人谈起，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扶助道德。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扶助道德可以解释为传统文化、社会规范，也可以解释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于和谐社会关系的追求，是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的综合写照。这一点既有历史性，也有时代性。

还原雷锋的形象，其实是还原了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偶像人物，也解答了这些年来社会各界对雷锋产生的一些疑问。真实还原有时会消除偶像的光环，但有时会令偶像更加

真实。这使得今天，雷锋所产生的力量，在大多数人的身上不是一种偶像化的延伸，而是如何检视自己扶危助困的一种力量。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一些具体矛盾，直接指向了雷锋精神的对立面，比如扶老者遭遇诬陷，小悦悦遇难无人伸手等。这种失德的焦虑，已经和雷锋的偶像性无关，而和基本的人性相关。如果没有一种道德坚守，我们有可能遭遇更多的“官司”、面对更多的纠结、不敢伸手或者不愿伸手。这个时候与其说我们需要雷锋，不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

因此，即便人们所读到的雷锋，可能有不同特质，但数十年来彰显的雷锋精神的本质，和今天“雷锋传人”的真情，是一致的。人们学雷锋，不是因为雷锋的偶像性，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真实的道德回归。雷锋作为一个偶像或许在远去，但作为一种精神代名词还将长存。

热点纵论

还有多少啼血的“杜鹃”？

□桂子/文 沈海涛/图

【新闻背景】在深圳打工的杜娟，1月5日清晨在卫生间里碰伤了头，但为了工厂600元的全勤奖，在服了点药后杜娟坚持上班3天。1月8日，杜娟被诊断出脑出血住院，1月14日，杜娟死亡。由于家属和厂方对补偿金的争议尚未平息，杜娟去世已有一个多月，遗体仍在殡仪馆中。(2月27日《南方日报》)

企业设立全勤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可杜娟为了600元的全勤奖带伤上班3天，最终，如花的生命凋谢了。

看完新闻，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谁能想到，区区600元的全勤奖竟然成为一场梦魇，导致鲜活的生命逝去，这是怎样的一种悲痛。

其实，还有很多“杜鹃”，或为了全勤奖，或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而加班加点，透支着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湖北省总工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当前，55.8%的打工者对于自己



的薪酬、工作强度等问题表示担忧。52.1%的打工者认为自己常年拿着低工资，工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41.8%的打工者认为，未来5年自己的社会地位“基本不会有变化”。

一个生命的逝去，不能仅仅留下叹息。

社会应更多地关怀打工者，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维权工作，通过法律法规，让打工者的休息权和健康权得到切实保障。尤其重要的是落实。一方面要主动出击，及时查处；另一方面要认真受理劳动者投诉，处罚违规单位。

不吐不快

“楼攀攀”，攀的是什么心

□王国荣

【新闻背景】与人的“恐高症”相背，中国城市正出现“恋高症”，一些在建的摩天楼节节拔高。绿地集团武汉公司人士26日证实，正在兴建的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606米武汉绿地中心，目前正计划更改规划进行拔高，欲超越上海中心(632米)，成为中国第一高楼。(2月27日中新网)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城市建筑如此无节制“恋高”、“攀高”，可谓只有逗号，没有句号，很想给它再取个“雅号”叫“楼攀攀”。

人有极强的攀比欲，你比我好，我要比你更好。就像早年富起来的近郊居民建房，一幢高过一幢，即使是在房顶装饰两个“镇宅兽”，也要“高”过他人。更别说现代豪车、名牌包等物质方面的攀比。“楼攀攀”在一些城市的盛行，是不是也有“好大喜功”之虚荣心在作怪？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说，高度是

雄心(野心)的表现和隐喻。“欲与天公试比高”，浪漫主义的豪情壮志，如果仅仅凸显在当今城市建筑上，今天上海有632米高，深圳有660米高，我就更改原规划拔高到666米，明天他再拔高，那“中国第一楼”之争何时是尽头？有实际意义吗？即便超过迪拜塔成“世界第一”又怎么样？能代表当地的经济实力、民生富足吗？

且不说“9·11”事件后，各国都在对摩天楼的建设进行反思，就从建筑学、生态学方面讲，恐怕就没有考虑科学与周全。城市的美，不在楼有多高、多气派，而在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在于文化底蕴。卢浮宫高吗？当国外在限制高楼，改善环境时，国内却在一味攀比楼高。挖5个足球场大的基坑，需要抽掉多少地下水，考虑过周边地区的沉降和防洪吗？新楼直插云霄，可一江之隔的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汉正街却消失了，这样的新“地标”，怎抵得过500年的文化底蕴？

欢迎投稿

我们的联系方式：登录洛阳网(www.lyd.com.cn)点击“文字投稿”；电子信箱：lywbpl@tom.com；信寄新区报业大厦《洛阳晚报·今日时评》版。

掷地有声

“我们村以前集体经济困难，请不起人来演戏，没啥热闹气儿。平时看吵架，过年看杀猪。现在有‘文化低保’，我们不用花钱，有梆子戏，有曲艺节目，还有电影下乡，村里的文化活动丰富多了。”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钟家庄办事处洞头村村支书王全富谈当地文化下乡活动

“有老乡说我当官了，我说没有，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有人说我该‘娶’了，我说我不干活就不是王顺友了。周围有些年轻人说我是‘闷人’，就是笨蛋的意思。让他们说去吧，不是有人说雷锋是‘傻子’吗？为啥还有那么多人学雷锋？”

——四川省人大代表、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邮递员王顺友依旧奔波在“马班邮路”上

“我的坚强意志来自家人、恩师与朋友对我的热情关爱，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一定要让自己活得更加精彩。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自己为何不开心地过好每一天呢？”

——宜兴青年葛知高位截瘫16年后成陶艺制壶高手

“我82岁了还被别人需要，还不是废物，我知足了。什么时候我死了，这家店就不开了！”

——北京最后一家修笔店店主张广义坚守老手艺

“我没汽车，存款也不多，但有30岁的心态和体魄。我很满意现在的状态。”

——全国健美锦标赛元老组冠军杨新民63岁仍保持傲人身材

“不知道学校的接待室有多大，如果很多家长同时来怎么办？其实和孩子能够在私人的空间里聊一下，或者散散步，感觉会更轻松自由，也更方便沟通。”

——佛山南海一中规定家长只可在指定接待室内探视学生，有家长对此不满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减缓孕妇的焦虑，但不可否认，高龄产妇在怀孕期间的焦虑依旧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高龄产妇会觉得自己的比较孤独，缺少帮助与支持，因为没有多少人会和她们一样等到这么大方生产。”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穆拉卡研究发现40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得抑郁症的概率比常人高5倍

“钱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见过许多支离破碎的家庭，因此我们想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我们想把每年的‘婚礼’都办得有趣。”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对夫妻苏珊和埃文15年来每年都在世界不同地方举办一次婚礼

“应该改革中小学教育，让学生感到科学是多么激动人心。现在，年轻人对科学有恐惧感，觉得科学像黑箱，应该告诉他们，科学不一定是特别难、特别复杂的东西。”

——物理学家克劳德·科恩·坦诺奇